

林懷民二度點名邀請當今國際最亮眼舞團

陶身體劇場 黑白學生雙舞作 6&7

讓舞蹈回歸肢體 六月雲門劇場展現特有魅力

林懷民曾說過「我夢想可以編出這樣的舞，同時知道自己辦不到。」陶冶以 80 後的編創力，搭配上 90 後舞者的爆發力，打造陶身體劇場極致肢體美學，以獨特的舞蹈語言征服國際舞壇，被譽為「中國現代舞的沙漠奇花」。今日下午陶冶抵台舉辦與媒體的見面會，說到這是林懷民老師繼新舞風後第二次邀請，也是舞團第三次的在台演出，三月預購時舞團正在歐洲巡演，聽聞搶票踴躍盛況，非常振奮人心。陶冶表示台灣觀眾的熱情，是他們在其他華人劇場前所未見，這讓他更加堅定相信，堅持以純粹肢體的方式創作，所塑造出的獨有美學，並非孤芳自賞，而是必須覓得知音。

陶身體劇場創立於二〇〇八年，短短九年間，席捲世界各大藝術節，演出遍及五大洲四十多個國家，曾四次獲得紐約時報報導，是當今最受國際青睞矚目的現代舞團。舞團創辦人暨編舞家陶冶數字系列作品以舞者人數命名，是為減去大家對舞作的過多解讀，希望觀眾直視肢體本質，以自身感受詮釋舞作、賦予作品更多想像空間。陶冶坦言，自己的作品總難討好觀眾，去蕪存菁後的肢體語言的確有點艱澀，但舞蹈從來就不是讓觀眾理解讀懂的東西，舞蹈的美應該不局限於一種審美語言，不希望觀眾抱著欣賞一場視覺盛宴的心態來看他的作品，他說「創作

時，我不會站在觀眾的角度考慮，我的作品永遠不是在尋找觀眾，而是尋找知音。」

6月9日至11日，陶身體劇場在雲門劇場演出作品「6」及「7」，被稱為黑白孿生雙舞作，分別由六位和七位舞者呈現出兩條黑白不同的直線佇列。作品「6」陶冶要舞者忘記手的存在，以脊柱為樞紐，回歸到「動」最原始的驅力，透過旋扭、折疊脊柱，展現了空間的多元層次。力道由內而外，從脊柱到肢體，乃至末梢的肌肉。在此過程中，尋常的肢體動作化為最凝練的舞動，意義得以完足。燈光由著名瑞典視覺藝術家魯格（Ellen Ruge）設計，光線流瀉交錯，營造了光影之間的迷離互動。「7」則乾脆連音樂也不給了，希望以舞蹈回歸肢體的方式，讓觀眾看見舞者們肢體的極限之美，整個作品是陶冶多年來對二元性與「聲形」訓練的體會，專注研磨吐與納、內與外、虛與實，讓舞者發出聲音，寓聲於動。這兩支舞作以減法創作，剔除舞台上各種可摒除的物件，陶冶甚至要求舞者在台上，不呈現任何情節和情緒，極簡的舞台佈局，舞者的身體自然被無限放大，觀眾感官也因此深受觸及。

陶身體劇場去年在台中歌劇院演出時，便曾造訪淡水雲門劇場，舞團全體皆很期待這次的演出，相信觀眾在遠離都市塵囂的雲門劇場中，看陶身體劇場跳舞，將更能體會他們獨立於世的肢體之美。

主辦：

雲門基金會 CLOUD GATE
Foundation

贊助：

 國 | 藝 | 會
NCAF